

## 短篇小說類

### 佳作

### 罪

進四子三甲 王致中

喀擦地一聲，他把鎖鎖上，走向深邃的黑暗中，身影緩緩地消失在一片夜裡……

「吃吧！吃吧！快把這些都給吃了，別讓自己餓著，否則就像那廢物一樣，被欺負阿！呵！呵！呵！」一雙臃腫的手拿著一堆骨頭和垃圾不斷的往狗的嘴裡塞去，可憐的小狗發出了幾聲嗚咽，但卻傳不進那人的耳裡。

早晨，阿傑開著警車，四處巡邏，副座坐的則是搭擋峰哥，對於剛認識不久的彼此很難有可以相互討論的話題。阿傑順手的將廣播打開，傳來的是最近竄起的樂團自由時間的歌聲。

「每次聽到這種既年輕又有活力的歌，往往令人想起青春的時光呢！」峰哥打趣地說道。

「是啊！是啊！」阿傑不知道該回些甚麼只能隨口的敷衍個幾聲。

坐在副座的峰哥，已經有 28 年的工作經驗，沒什麼問題的話，也差不多快退休了，上頭說要傳承一些工作經驗，才把兩個人分配在一起。但常聽公司的人說峰哥是因為常不受控制，獨來獨往，還時常得罪上屬，所以也沒有人肯跟他配合。

「咳！咳！咳！」聽得出峰哥是個老菸槍，雙手不斷的搓揉著，貌似在壓抑抽菸的慾望。然而就在快把手搓出血來時，身旁的對講機響了起來。峰哥眉頭緊皺，彷彿知道一場風雨即將襲來。

前天來申報失蹤的高中生被找到了，但很令人遺憾的是眼前只是一具冰冷的屍體，人是在海灘旁被人發現，而屍體因沉浸海里多時而腐爛。是身上的衣物，以及配戴的零件認出身分的，然而死因還須待確認。

現場被封鎖了起來，稍早而來的警員也通知了死者的家人，阿傑和峰哥也配合了當場指揮的員警蒐集一些相關證據。過不了多久，遠處也開來了幾輛廂型車。

「禿鷹要來了。」峰哥嫌棄地說著。

「禿鷹？」

剛提出疑問便看到成群的媒體，蜂擁而至，每位記者都深怕少分一杯羹，爭先恐後地訪問著警員。

忙了一整天，驗屍官那裏報告大致上需要一至兩天，才有辦法知道死因，當然阿傑知道冗長的程序和相關的通知，也差不多是這個時間。阿傑開著車準備回警局下班。

「你覺得？」

「啊？」被峰哥突然的提問嚇了一跳，車子差點擦撞到旁邊的機車騎士。

「小心點啊！」

還不是因為你…阿傑心想著

「目前沒什麼頭緒，畢竟甚麼報告都沒出來。」阿傑如實的回答。

「喔！這樣啊…會很麻煩的。」最後的幾個字峰哥小聲的嘀咕著。

過沒幾天，報告出來了。死者在生前頭部遭受撞擊，且死亡時數已有3天，死因卻是溺斃。這就表示死者的家屬是在事出後的第二天才申報失蹤，也因頭部受到猛烈撞擊，而不排除為他殺。

「有得忙了。」峰哥在看完簡報後說著。

隔日，阿傑和峰哥以及相關的檢察官人員奉命去給死者上了上香，並順道去

拜訪他的家人，說是拜訪倒不如說是盤查。顯然死者的家庭算是頗為富裕，不僅居住宅邸不小，連家中的裝潢都顯得富派。

「我的兒子是怎麼死的？為甚麼會出現在那種地方？警察大人物必要替我的兒子查個清楚啊！」看見警察，死者的母親迎面而來便問了許多問題。

「這部份我們還在釐清，請您節哀。」標準的官方說法。

雖然看得出家中的人為了這件事而顯得悲傷，但對阿傑來說有一種說不上的詭譎感。因考慮到家屬的心情，所以盤問得以延後。阿傑看見峰哥銳利的雙眼，觀察著家中的每個成員。

死者的家中，並沒有太多的成員，一位哥哥和一對父母，剩下的親戚都在各個外縣市。當中死者的父母都是業務員，但看起來都是很有才幹的人，否則也不會有這種成就，父親的身材不算高大，頗具親和力，也許因此他很適合做業務員的工作。而母親待人親善，總是畫著一臉的妝扮，也許是工作的關係吧！相較之下，死者的兄長略顯肥胖，言行舉止像極一個少爺般，然而死者本身瘦小。阿傑看著死者生前的照片，還真是跟哥哥天差地遠啊！看著看著，阿傑發現照片中死者的眼神深邃，似乎有一種抑鬱感，卻直盯著阿傑，彷彿是要把阿傑的魂吸入似的，這時峰哥拍了拍阿傑的肩膀，才使阿傑回過神。

峰哥去搜查與死者相關的事物，而阿傑則跟負責的刑警詢問家中成員事發當天的行蹤。峰哥在死者的家中四處看看，看起來死者生前很喜愛學習也喜歡觀看電影，書櫃擺放了一些電影片和學習相關的書籍，包括當地的地理資訊，還有氣象、天文的書，峰哥還在抽屜裡發現一本上了鎖的盒子，上頭的需要 7 個英文字母才能解鎖，不僅如此仔細一看鎖頭上也有被破壞的痕跡，峰哥把它裝進袋中，他有一種直覺這項物品將是某項關鍵。然而拿起盒子，發現盒子下壓著一張全家福，峰哥將它拿起。全家福裡不僅有家中的成員，還有一條狗，但是來了這裡數次一次也沒看見狗兒，也許已經去世了吧！峰哥心裡想著，畢竟照片裡也有一段時間了。

詢問的結果也出來了，在事發當天家中的每個人都有不在場證明。父母當天都在公司工作，而死者的哥哥則剛好去了便利超商買東西吃，警方也都去過該單位調查監視器觀看過了，阿傑跟峰哥大致說了些當時詢問的資料與狀況。

「我覺得有些奇怪，死者的父母貌似對死者不甚了解，連申報失蹤都是因為學校通知沒來上課，才發現的。他的兄長就更怪了，總是用著不屑的口氣再評論他。」

「嗯……」峰哥陷入沉思中，菸頭也隨之燃燒得更快。

「明天去學校瞧瞧吧！咳！咳！」峰哥邊咳著邊說道。

男孩的父母時常不在家中，我桌上壓放的是今天晚餐的費用，他希望父母多點時間陪他，他有話想對他們說。

「唉！這個月也只賺了這麼些錢，是要如何買些化妝品和名牌包呢？還有兩個兒子要養呢！真是的。」母親看著這個月的收入說道。

過了一段時間後男孩漸漸地長大，也早已習慣了與父母這般的相處，心中也暗下決定……

學校這種地方，就如同企業一樣，只要產品出了差錯，就得怕消費者的意願下降，毀損名聲，然後這項產品就會被馬上下架，接著會告訴你那只是小的瑕疵，並不影響其他商品。所以要從學校裡挖出可靠的訊息並非如此容易。峰哥看著天邊的雲朵半告誡半傳授經驗似的告訴阿傑。

一到了學校拜訪了死者的班級，顯然地，不管是誰，都存有一絲警戒感，彷彿有在提防些甚麼似的緊張的戒備了起來。阿傑還聽說校長和相關的學校高層不希望警方到學校來，他們一方深怕驚動校園，也不希望學生因某些訊息而傳起了陰謀論。

「上次來到校園是甚麼時候呢？真的記不住了啊！真希望不要是以這種方

式回來啊！」峰哥感嘆的說。

我們開始調查與死者所在的班級，並分開的詢問每個同學，意外的是，死者竟是該班班級的資優生，在班上都是第一名。峰說不意外，他曾調查過他的房間，看的出死者是一位心思縝密且附有學問的孩子。

「他是個陰森的人，讓人有點毛骨悚然，那雙眼睛彷彿能看透甚麼般的刺進自己的靈魂。」一名同班的女孩說道。

那名女孩面容姣好，臉上留有淡淡的妝扮，飄逸著不濃不淺的香水味，是個懂得打扮的女孩，也是班上的班花，她是小美。

「他是我看同年級生中最聰明的人，也是我的好朋友。」阿偉顫抖著雙手，彷彿不可置信他的同學以殞命的事實，然而這也是唯一一位稱死者為朋友的人。

在稍做調查結束後，我們發現了死者在班上與人相處並不融洽，有點格格不入，唯一一位稱做朋友的阿偉，也是班上的資優生，但傳聞他一次也沒能贏得死者，拿走第一名的寶座。令人感到疑點重重的是問題提到在死者生前，有沒有人更死者起過衝突，或者與人結怨，每個人像是吃了搖頭丸似的拼命的搖頭著神情緊張。

在要離開前，一名女孩，向阿傑他們跑來，峰哥對她有印象，她叫小惠，她是少數幾位，神情中明顯帶有悲傷的同學，少女看了看周圍，說著「警察先生，你有東西掉了。」原來是峰哥的菸盒，因為在校園中不能吸菸，原本峰哥手癢的想抽一根，卻突然的想起，也就忘了收回。

「謝謝喔！妹妹。」峰哥尷尬的笑著。

小惠有些欲言又止，最後依舊只說出了不客氣，就快速的轉身跑掉了。

離開校園後，峰哥迫不急待地拿出菸來抽，突然峰哥覺得不對勁，菸盒內少了幾支菸，多了一張捲起的紙，峰哥小心翼翼的將只拿了出來，裡頭的內容震驚

了兩位警官。

隔天，報紙上斗大的標題寫著：**震驚！校園再次驚傳霸凌事件！！**不僅僅是校園，連同警方都無比震撼，警察沒公布的訊息竟被媒體搶先一步公布出來。經過一番調查，原來小惠的爸爸是一位記者，她也將這件消息告知父親，想搶頭條的父親，未經思考過的就把消息公布出來了。

「媽的！我的馬子你也敢碰啊！吃了甚麼狗膽啊！家裡有錢的要命，每天也才叫你拿個 500 給老子花花，你就真以為你是我老闆嗎？自以為聰明就了不起，是不是啊？看甚麼看，神也救不了你啊！哈哈！這臭小子**弱**的跟甚麼一樣。」伴隨著辱罵聲，落在少年身上的重拳也未曾停止。

碰！的一聲，划破了寧靜的夜，讓不安的小鎮再掀風波，救護車鳴笛的聲音，隨後而至。

自殺的人是死者的同學阿和，也是霸凌死者的同學，事情發生在刊登報導的幾周後，便傳出阿和就是霸凌死者的人，阿和虎背熊腰，在班上也算個風雲人物，也因此時常欺負與他不合的，死者便是其中一位，更是他的主要目標，當身分暴露時，有大量的留言紛紛灌入阿和私人的網路社群帳號，指責或咒罵，也使他已有 3 天沒去校園。

看完報導且知道真相的死者雙親，更是揚言要告阿和一家，也許是壓力和謾罵一個高中生無法承受接踵至來的龐大責任壓在身上，而選擇輕生。如今雖無生命危險，但也因此昏迷不醒，彷彿是要逃離罪過般的死沉沉的昏睡在醫院裡。諷刺的是，這次真的如人所說的標題殺人。

然而警方也獲得了突破性的調查，發現了死者的遇害地點，那是位於發

現地點上游的一處地方，在那裏也有一塊染血的石頭，石頭上也有阿和的指紋。幾近肯定兇手便是阿和，但也只能等待著阿和醒來才能知道動機為何？

那天峰哥在遇害地點四處徘徊了很久，阿傑趨前一問，峰哥也只是淡然的說了幾聲沒事。

他曾向老師提起，老師只是淡淡且悠然的說：「已經是高中生了吧！連這種事都不能自己處理嗎？還要老師替你解決？老師光是自己的事就很多了，這種小問題得自己想辦法啊！」說完便趴下繼續睡了。過不久，他因為告密，身上多了幾道傷痕。

峰哥再一次的拜訪了校園的老師。老師卻看不出來因為最近發生的事而有甚麼改變。

「請問老師知道霸凌的事嗎？」

「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我只負責他們學業上的困擾，同學間相關的相處，我並沒有多加干涉，也許他們看起來只是玩玩，也沒有人來反應，畢竟管太多，只會引來反感。」說的事不關己。

「是嗎？但倒是聽說老師您很照顧某些女同學。不過，老師肯撥空，仍是十分感謝。」峰哥意有所指。

老師的神情只有一瞬感到驚訝，但是那一瞬間始終逃不過峰哥銳利的眼睛，也有可能因此峰哥才沒有窮追猛打的追問著。

回到警局後接獲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上層定案了。兇手就是阿和，阿

和有足夠的動機以及兇器上的鐵證，即使目前呈現昏迷的狀態，而無法為自己做辯解，但種種跡象都對他不利的，即使峰哥不顧長官的勸導去和上面理論也一樣無法改變既定的結果。

「我覺得仍有疑點，不能這麼快的下定論。就遇害的地點而言，從發現凶器至河水旁仍有一段距離，但很明顯的，那段距離的血跡，並非是被拖長得而是一滴一滴地流下。」峰哥提出他的疑問。

「有可能是兇手把他帶至河邊時，面容不是朝下，是是拖曳著上半身，路行至河邊將他丟棄的。」簡單的反擊，卻讓峰哥無法辯駁。

「這件事就到這，不用再查了！你們也不是負責的警官。還是去做好你們的本分吧！」

峰哥踢了旁邊的垃圾桶一腳，重重的把門關上。也許是社會給予的壓力，使得警方不得不快速的解決案，以示負責吧！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我就是贏不過他？為甚麼他的成績優異、家境富有？到底為甚麼既生瑜，何生亮？雖然這樣的問題不斷的困擾著我，但老天終有一天聽見我的聲音了。我終於抓到他的把柄了，他和阿和的女朋友小美有曖昧，還是我親眼所見，你就稍為的為這件事所困擾吧！然後在這一次的對決中輸給我吧！

峰哥依舊不放棄，連日拜訪了學校與死者的家屬，也不顧上層的指示。阿傑好奇的問了峰哥為甚麼在證據確鑿的狀況下還要如此堅定立場。

「那一天，那個自稱死者的朋友，說要來向我告白，於是我跟他約



好放學後在三公里處的咖啡店見面，況且還有那個帶鎖的盒子我覺得一定是個關鍵。」他皺著眉頭說著。

「警察先生嗎？」

「是，我是，我記得沒錯的話你叫阿偉對吧！」

「我想要跟你說，其實……人是我害死的，是我害的，都是我。」

「你先冷靜，先喝杯咖啡，再慢慢地告訴我發生甚麼事，好嗎？服務生，你好，可以幫我在做一杯咖啡嗎？謝謝。」

「好了，到底怎麼了？」

「其實阿和起初只是會對他做一些小玩笑的事而已，是我...是我...是我告訴阿和，他跟小美有一腿，才讓他跟阿和起衝突，再過不久他就沒來上過學，我只是想贏他一次而已…」

雖然阿偉這麼說了，但仍改變不了阿和是兇手的事實。峰哥說他知道，他說也許阿和八九不離十就是真兇，但希望看見事情的全貌，尋找真相。

至於右密碼鎖的盒子因為破案，而歸還給家屬，但經峰哥的懇求下，又向家屬借用了幾日，家屬說盒子他們用不到，甚至也沒看過這個盒子，索性就給了峰哥，然而鎖因為被破壞過，所以鎖匠也無能為力，說只能轉到正確的密碼，或強行撬開盒子才有用，但峰哥覺得密碼有他的涵義便不打算強行撬開。

「那麼又為何要找老師呢？」

「你真覺得會有第一名笨到找班上惡霸的麻煩，再怎麼說，小美和阿和關係一定是眾人皆知的，不管是男女哪方，都不會想找苦頭吧！」

「難說，愛情，總叫人理不清思緒。」阿傑聳了聳肩。

「不無道理，但我直覺告訴我死者不是那種人，所以我去做了調查……」

這就是所謂警察的直覺嗎？阿傑莞爾。

他找上了小美，告訴小美，他知道老師和小美的事，勸她別做傻事。

「就為了這種事約我出來，你是想要警告我嗎？」相較外表的氣質，她語氣輕佻。

「還是說，你也想……」她身處手挑逗著撥了撥她的下巴。

他嫌惡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後隨後就走。

「甚麼眼神，你死定了。」

然而這一切，都被看在遠處的一雙忌妒的眼中。

「調查的結果發現，小美這個人不單純，曾經和多個男生交往過，手段堪稱一流，甚至傳言，他跟老師搞在一起。」峰哥點起手上的菸，繼續說道。

「所以因此我去試探老師，也正如所料。」

「這樣也改變不了，阿和是殺人犯的事吧！」

「你說的沒錯，也許我只是為了求個真相而像頭瘋狗一樣的亂咬著吧！這樣一來就簡直跟過去沒兩樣了呢！」

峰哥似乎有著不大愉快的過去。阿傑心裡想著。

「對了，那個上了鎖的盒子我覺得也沒什麼用處了，明天想再次跟家屬確認是否不會用到，怎麼，要一起嗎？」

「倒也可以，但你不好奇裡面放甚麼嗎？」

「也許是小黃書吧！」

隔日，我們一同到了死者家屬的家裡，他們正在清理死者生前收藏的東西，峰哥四處的打量著，這似乎是警察通有的毛病。在垃圾堆中，峰哥發現了幾樣東西，突然峰哥瞪大了眼睛，拿了垃圾中的一張地圖和報導，向家屬索要便急沖沖的走了。

班上那個名叫小惠的女同學又來關心他了。

「我爸爸是記者，如果你不敢跟老師說的話，我可以請父親處理，他曾經辦理過類似的案子，最後那個霸凌的人就不再霸凌別人了。」

男孩默默地搖頭婉拒，他淡淡的說了謝謝，眼神裡充滿了悲憤，轉神離去的背影，有種說不出的堅決。那是小惠最後一次看見他。

峰哥把盒子解開了，他說他也是試了五次才把他解開的，而密碼的順序是：G、G、P、S、E、L、W。然而盒中只有一張信，且是黏於盒上，若強行破壞必定會毀損信中內容。

解開後峰哥也開始跟阿傑說著他的推理以及信中的內容。

「第一次進死者房間內，看見收藏時，羅列的電影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火線追緝令》他被擺放在最為明顯的位置，過不久便發現了這個盒子。再來從那天清理的垃圾堆中，我發現的是這張地圖和相關於我的報導。」

報導中提到峰哥好幾年前的事，標題寫著：*追查真相，迫使犯罪無所遁形*。雖然峰哥沒告訴我內容是甚麼但明顯的那是張列印的紙，而不是報紙上所剪貼下

來的，明顯就是刻意去尋找的。

最令人訝異的是，地圖上標註了兩個點位，一個是遇害的地點，另一個則是發現屍體的地點。

「這世上真的有人能預知自己的死亡嗎？除非是……事先安排好的吧！他的書籍有許多觀察大自然的現象，所以必定是先探知水流的流向速度，為了讓我們能快速並準確地發現他，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遇害當天也許阿合並沒給他致命的一擊，他也許是憑著最後的意志，自己投入河中。」峰哥說著攤開盒中信給阿傑看。

信中寫著：

生命的終結，是我復仇的開始，我將燃燒自己，化作憤怒的烈火，細數著大家的罪孽，直到盡頭……

以及羅列著七個人的罪名。

警車上，依舊撥放著自由時間的歌。阿傑感嘆著，有些人的青春繽紛色彩，而有些人則在茫茫的苦痛中打滾著。

「我們都背負著罪孽，有些輕，有些重，而我的罪孽便是找出事情的真相，即使，萬劫不復。」聽完峰哥的話，阿傑久久不能自己。